三魚堂日記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魚堂日記

(二)

陸隴其撰

三魚堂日記卷下

庚申二月廿五李巢來兄弟來不及會留李子喬及楊名天藻二札子喬書中欲輯文清放齋遊陽明新景逸五先生語錄其留心先儒亦不易得也

三月初三有棄間范名安濟者以俞汝爲所輯荒政要覽寄余閱

四月廿四宋崑友名瑾號豫菴來弔崑友自壬子歲會于嘉興別來已九年至是同好集格物以折衷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淆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恆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渙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渙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于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後有自記尤說得痛切余但嫌其開講微與口氣不合蓋就題論之小學是遠脈致知是近脈舍近脈而單取遠脈則已失之太寬即以遠脈言之亦止可云小學之後不可不格物若重說小學之要緊則是題後繳法而非題前取脈之法矣又其落題亦微似論體不似經義式亦未免爲時套所累余以此二處直告之蓋惜其文大有益于學者而不欲其爲小疵所累也又示我以所刊習是編其言亦多切日用又言黃太沖之在海寧也許時菴勸其一往會焉知太沖爲陽明之學故不欲往

又言許時菴今歲二月入都。赴魏環老之約。時菴有己未房書選。以其自作之文。刻在相知者之名下。蓋亦不免時局也。又崑友甚留心經濟。言今日時勢。可謂萬物不得其所。又其所作姚廣孝論。亦是一篇大文字。

五月初六。因閱天之高也一節文。思此章所謂鑿有二種。一是不讀書之鑿。一是多讀書之鑿。不讀書之鑿。不知故者也。多讀書之鑿。不知故之利者也。

八月初一。偶思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綜核之治。眞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能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爲事。則是名家之所爲。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爲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者同看。

十一月十四。因往省。在舟中閱戚少保所作韻法至論。縱有四聲。橫有七音之說。似是而實非。謂在樂五聲二變爲七音。若喉舌脣齒之音。即止于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及也。夫十二律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定者也。今以一字而高下之。則十二律殆幾乎徧。律尚不可定。而可定其爲宮商乎。且玉篇韻會及陳獻可。其分屬互有不同。其爲牽合無疑。此論實聞所未聞。又相與面論三十六字母。宜刪者六。宜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韻指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類隔等門。展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而以他音一百五十二爲母。此是振古人豪之識。

但聲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邵子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尙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簒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卽在詞曲之中矣　辛酉十一月閱邵子書知以律呂配聲音亦是借說非樂中之律呂

十六在舟中閱威愍叔職方公傳因思論天啓間事當使崔魏自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明于孔子所謂不以言擧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又職方公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卽幾亭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九赴李撫院酌會曹秋岳自言所輯崇禎朝史上諭及奏疏分爲二集共有四千餘頁又言夏彝仲幸存錄議論多游移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皆合大抵秋岳之意猶專主東林也又言梅村綏寇紀略持論甚正大

二十至山東唐名夢賚寓唐出所作贈高念東先生莫忘篇十首內有莫忘常何有馬周惓惓指此語以示余蓋惟恐其負蔚州之薦也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置乏爲慮不欲出有李恆岳者蔚州之妻兄弟也饒于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曰日一兩足矣李曰止于是乎吾能爲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爲吾何惜焉蔚州卽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卽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于朝而無內顧憂者

恆岳成之也。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比鄰。其人清潔異常。然頗不耐事。有嵇阮之風。一日高方與唐弈。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竟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言曾寓書施愚山勸其講學。講學之效。當見于十年之後。又甚言朱二眉之不足信。

廿二。會麗符甚言近日衙門改口供。及胥吏有頂首之弊。又言布政司向有備用銀一項。凡無款之費。如刊賦役全書之類。皆取諸此。府縣亦各有備用銀。今則俱奉裁矣。

辛酉正月十九。魚裳兄弟來留宿。予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旂公謂苟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之。

廿三。松江唐燮字欽文來執贄。欽文言山堂考索一書。議論皆宗朱子。又湖州前輩莊元臣。有古今文訣。闡發甚明。又言崑山朱致一名用純講學。以大全蒙引爲本。又言婁學瞿天滸字爰楫。好學先正之文。爲人亦有古風。（查吳江續志。莊字忠甫。本吳江人。萬歷甲辰進士。甲書。）

二月初五。會嗣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小民未必通知。則胥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得其益。又言人之奸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於甚。至于甚而後治之。則所傷實多。　又初七于席上言及東林云。當日往往有爲人所用不覺其入者。故人貴自立。

十一。舟中閱西山集中問答一卷云。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于聖矣。愚向云至善是恰好處。是逐事說。觀西山所云則是統說。疑可兼用。

十二至崑山舟中讀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湜字子是建安人爲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未云世遠道散爲政者芻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爲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爲迂闊而君用之于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于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愚向讀葉采近思錄註不知其人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十三讀西山集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云自古者銘鼎之制變而爲碑碣誄狀由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托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愚按此言最是然今之世僞文肆出蓋有不待有德君子之執筆而假托其名字以炫耀于世者比比而是世風之下可勝歎哉又滕德粹璘墓誌銘云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簸弄筆舌間勿身踐也愚按在淳熙尚然況後世耶

十四侯大年言馬元調有子名舒字應之今尚在其人亦樸實所刻筆談板已在典鋪矣又言嘉定志水利係紀原一人獨修大年又以其子銓文二篇來閱大有奇氣非凡才也

十八閱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賜彌遠詔尚多皆極其贊揚至云羣材彙進蔚有慶歷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廿五閱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于牀笫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　又題跋內有云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物無間鉅細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不知傳家錄一書今尙存否　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廿四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教不躐等說時文多亂拈

廿七卓先生有八編類纂共一百本借閱之此書乃陳仁錫所纂八編者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順之之左編右編稗編章潢之圖書編鄧元錫之函史馮琦之經濟類編馮嗣京之經世實用編而首則列宋楊甲之六經圖焉其書條例亦不甚精　偶閱所載實用編論樂曰三分損益此從自管敬仲然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嫁其說于律遂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上生下而所損益皆以三分一此其說恐不然而馬遷誤信之又云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其論甚奇而序則謂其張紫陽旗鼓未知其如何樣張

三月初二吳江楊秋以瞿氏家乘借閱敍秋收瞿稼軒之骸此亦奇男子也敍者瞿子元錫也字曼谷

初三于葉石君處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九本八百餘頁此書係葉之族人借錢牧齋絳雲樓藏本抄錄不易得之書也余喜而爲之跋抄手亦精妙此書除第一卷序錄外餘俱散見各經中然末有一跋云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當查之又葉石君曰曾見抄本孟子註疏比今刻本增多大約今之注疏皆非

復初定之本矣。

初六。卓先生以四書百方家問答借閱。輯此書者。爲郭偉字洙源。其凡例自云。曾輯名公答問。所採多新說。此編則不敢背註。然余閱之。則無一與註合者。萬歷時風氣乃至于此。

又借尙書葦蕭來看。輯此書者。爲潘士遴。其駁雜不足觀。

借葉石君羣經音辨。此書宋賈昌朝輯。係抄本。

又借卓先生申瑤泉墓誌銘石刻細楷。葉向高撰。鄒南皐篆。蓋趙南星書丹。此乃埋于墓者。與今之樹于墓上者異矣。

四月初三。過嘉善。舟中憶左傳魯人以爲敏句。東萊博議曾痛駁之。眞可爲學者韋弦。癸亥九月初一校考亭淵源錄第十九卷。朱子答劉公度曰。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此一條與博義之意合。

廿六。宋崑友來。會言吾儕今日要務。當隨處體認天理。亦當隨處培養人材。又言景寧知縣劉宗沛字子符。辛丑進士。陝西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疏食。極力撫綏。亦今之賢宰也。因與同步至褚家堂威儀巷紗羅行姚敬恆家。候應嗣寅不遇。遂同其門人至嗣寅家。見之。貌樸而氣靜。有道君子也。出刊文一卷相示。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入。惟欲改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本義。爲難從耳。予以劉念臺之學叩之。亦以爲僻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敢駁他。故至於此。又見其未刻之教民論。論淫辭小說之爲民害。亦最有關係。其易解刊已垂成。又見其論語拾遺。首列集註。次列大全。次附己意。又見其禮學彙編。倣

朱子儀禮經傳體而自爲條目然通解及楊氏圖則亦未見也又同崑友會諸際南名殿鯤其人有經濟之才見在應試諸理齋之後也際南言餘杭令龔嶸雖係捐納出身然其弭盜法最善得盜則召其隣里而問之是其平日作惡者乎抑偶然過犯者乎如其偶也有保則釋之如其平日作惡人也則立置之死又言今日用兵俱恃炮與古兵法大異歸寓適仇滄柱來會滄柱言徐伯魯禮記集注春秋演義最妙陳紫峯易經通典不如存疑

廿七閱崑友謁劉青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爲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華之不若矣何以爲先生及至括蒼寓城東張賓朋家備問青田軼事知埋金發掘俱正統時巨寇鄭諫胡陶得二子孫所爲假先生以欺世爾愚按此爲青田表白不可不知　飯後應嗣寅同二子及門人姚宏任卽敬恆來會

廿八應嗣寅命二子禮璧字子蒼禮琮字以黃來執贄二生言其尊公已六十七所著尚有詩傳翼書傳拾遺又性理亦有纂本爲諸儒作傳欲人讀其書知其人也又言姚敬恆之有志于學而不應試又言汪藻采之叔汪大儒名澤亦好學今居平湖又言江西魏冰叔與其尊公相善今已沒　崑友復到寓論人不知而不慍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卽所謂人不知而不慍也　又言如來不生于中國未嘗見周公孔子之禮樂故其教如此若使其見周公孔子之禮樂必不如此立教又言佛教行而名山之神不血食矣又言曾在湖州孔廟觀祭丁起鼓後有省視之禮主祭

者偏觀殿上及兩廡所陳列之祭器。然後行事。此禮最是。別處或不然者。想爲禮生所節去。又言。杭州張用霖名右民。年七十外。負經濟之志。與應嗣寅交善。又言園化姚牧雲名佩紳。有道氣。寄跡卜筮。海寧公許三禮甚敬之。

廿九。赴李方伯酌。席間會山東唐夢賚字濟武。遂至其寓宿焉。唐言張沐之赴四川也。以一僕自隨。貧無資斧。而親友餽贐皆不受。其平居未嘗脫冠露頂。同席者河南王遵訓。桐城方孝標。

五月初一。仇滄柱以黃太沖學案首六卷見贈。其書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者。以爲興起之師則可。以爲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其書內凡二百餘人。所不收者。何楸邨、邵二泉、陳清瀾、林次崖、陳紫峯。

初二。答拜潛江劉主考之孫諱行諫者。細問其出門之故。乃因其嫡母歐陽氏溺愛其女。以致爭訟。不能安其身而出。人家嫡庶不和。往往致禍。可畏。

十二。至常熟于卓先生處。借廬山志及臨川文選志。係康熙戊申江西提學吳煒重修。其實乃與化人李澄鏡月所編輯也。（臨川四先生止艾東鄉天儒子集中有有用之文。）

十九。好生自江陰來會。旂公寄所買黃四如集來閱。乃向所未見也。又胡雲峯四書通。亦向所未見。惜止有大學一本。又耿橘常熟水利全書。亦最有用之書。

廿七。從侯大年處。借山東全河備考。係崑山葉方恆所纂。其書頗簡明。又從卓先生借鄧元錫史記內編。此書可以不刻。

六月二十。席文夏言。錢牧齋有學集刻本多爲人所改。

廿一。自常熟登舟。廿二泊小貞。借宿于蘆花菴。菴臨泖濱。僧睦懷名心遺。曾在天目爲玉林之徒。與談天目之勝甚悉。又云。此菴爲楊鐵崖隱居之所。其前爲鐵崖濯足灘。舊有枕流閣。鐵崖題中廢重建。又有老鐵亭。今廢。蓋鐵崖故居在小貞。而此菴則其所常往來者也。菴之名蘆花。則陸平泉所題。又趙文敏、陶南村皆嘗至小貞。而文敏之管夫人則小貞人也。蓋元時小貞有曹霅西者。富而好禮。故諸隱士皆依焉。

廿三早。僧指菴前之泖云。此爲橫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者。爲長泖。二泖相並。其又南則爲圓泖。蓋即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于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峯者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僧又出天目志二本閱之。其書係武林人章之采輯。有陳懋德序。殊疏略不足觀。按天目山。一名浮玉山。距武林西北百餘里。兩峯上各有一池。若左右目。故名東天目西天目。亘杭湖徽寧四府。子瞻表忠親記曰。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此指東目。蓋嘉湖之水。皆由東目。若水一名霅水。大率一水二名。東目屬臨安縣。西目屬於潛縣。東目有分經臺。云係梁昭明太子分金剛經處。又云。昭明目瞽。洗眼于泉。明一目。後歷西山。又以泉洗之。目悉開。故莊曰雙清。志載宋洪咨夔東目過西山詩云。西山許邁無人

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貧賤晦世情從古兩般看此一詩佳志中稱有薛應旂天目山志不知即是浙江通志中語否八月初六泖塔僧漢輪云青浦北鄉山有橫泖爲三泖之一在泖塔東北泖橋以南者爲長泖此說近之

廿九至洙涇魚裳館中借黃山志閱之按黃山舊名黟山當徽寧二郡界東南屬徽之歙縣西南屬休寧東北屬寧之太平縣天寶六年敕改黃山

會夏西求言顧見山河渠書將刻成因從西求借顧偉南所輯客滇雜抄

七月初二晚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于徐健菴家又言晉書無北海郡而北海之縣皆移于濟南郡若濟南之縣則不復見此不可解又言汜水之汜古音凡今音似見漢書如淳注

十三與黃子鴻談云查韻會舉要成皐之汜水音似從巳襄城之汜水音凡從巳漢高卽位之汜亦從巳而音泛曹咎自剄之汜水則卽成皐之汜水也　又借其所訂晉地里志閱之于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二漢志及宋魏諸志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槩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皆有北海郡今本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本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疑卽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今當于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

統縣五。始列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五縣于其下。其考證甚詳。然愚取左傳杜註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歷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即墨當屬北海。見于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年之註。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註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祝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齊師遷紀邴鄑郚。註云。北海都昌縣西有譽城。則北海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查子鴻草本原云。本志濟南所屬五縣其四縣皆舊屬北海。十五與子鴻談。言胡三省通鑑注。亦只是將諸史志及通典作主。但括地志及宋白續通典。其書今不可見。而備見于胡註。因借其漢地里志閱之。查漢晉志皆有濟南郡。青州。濟北國。兗州。然考濟北所屬。如東阿穀城。則反似在南。濟南反似在北。又晉志。兗州有濟陽郡。即漢濟陰。晉更名。所屬有定陶縣。故曹國高祖即位汜水表。作即位定陶。即其地。此則又在南矣。按水經注。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菏水。東南至湖陸與泗合。其北瀆東北流入于鉅野澤。查乘氏縣。漢志亦屬濟陰。宋白云。在鉅野西南五十七里。湖陵縣屬山陽郡。紀作湖陵。莽曰湖陸。此條丙寅八月見曹縣志濟水圖始知其誤。

八月初三。文夏言。毛子晉所刊史記索隱。今板尚在其家。不與十七史合。又其所刊八唐人詩。已燬于火。五唐人詩。則貨于江寧。又言王守溪亦曾更定字母。

廿四。在楓涇於楊氏借鄢陵縣志。內載薛文清父貞爲鄢陵教諭時。例乏科貢諭必謫。貞以爲憂。瑄乃隨任補弟子員。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又列范甯於鄢陵人物中。余疑甯之時。鄢陵恐不屬晉。又陳寔潁川許人。鄢於許爲屬邑。許祠寔于鄉賢。鄢以故宅亦有祠。

廿五。在舟中閱鄢陵志。見明初土田有夏地秋地之別。疑各處所謂夏稅秋糧者俱如此。查鄢陵土田。明初頃數不及二千。嘉靖丈量。通共夏秋地一萬一千五百餘頃。順治二年。奉文除荒徵熟。開報熟地。接年續報至七年。共熟地四千五百餘頃。愚按除荒徵熟。此第一仁政。自墾田即升之例行。而民不聊生矣。又邑人梁廷栻曰。開報者總名熟地。未分上中下。恐他日盡報開熟之後。又蹈明初止分夏秋。不分高下。一概均徵之弊。所望以後每年報熟。即如萬歷初知縣陳登雲例。酌量分上中下三則。萬歷末年。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違旨得罪。噤不敢出一語。則王莊立矣。王莊立。每歲王遣中使收租。其騷擾凌轢。有司莫敢誰何。且立莊則有佃戶。佔勢張威。佃戶人人一中使也。亡賴者因緣爲奸。附和羽翼。亡賴者又人人一佃戶也。其播禍地方不可勝言。鄢陵知縣張舜典。鳳翔舉人。于文到之日。即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多汙萊斥鹵。無膏腴可答明詔。願龍官爲小民請命。上臺重公言。事始得寢。

十月十七。自常熟到家。元祈威咫叔同貽孫公弋來。有杭人毛稚黃名先舒。寄所著匡林。未知其爲何人也。又前九月內。有杭人秦定叟名雲爽。寄所著紫陽大指。亦未知其爲何人也。

廿九。至常熟。十一月初三。卓先生處借齊民要術。此書後魏賈思勰著。凡十卷。而萬歷間秀水沈士龍。海鹽胡震亨字孝轅所梓也。又借顏氏家訓。萬歷戊寅顏志邦序。新安程榮校。此書有益日用。然內多左祖釋氏。顏魯公學多駁雜。其淵源有自哉。查其舊序。顏師古亦之推後人。

十一月初六會黃子鴻言晉書地里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乃落去西海郡查魏書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以爲亡一郡蓋刻板之訛久矣胡卻不知查魏書耳又沙州內落高昌一郡戊己校尉戊己二字訛作張茂以三字亦查魏書校正

初九燭下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者矣此一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于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壬戌正月朔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

廿三往常熟舟中閱紫陽通志見高彙旃格致論其學似正于景逸又刁蒙古寄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亭同配享于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于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又施璜所著思誠錄中訓蒙諸條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知默字月巖江學聖字惕若皆有志于學而以梁谿爲宗者廿六至館

三月初三到常熟初九買太學志志中載太學書板無多廿一史十三經皆無蓋今之北監板廿一史乃是修志後所刊查印板之載于志者有東萊集世史正綱詩樂圖譜儀禮圖解不知今尚存否

四月十二會太倉吳省初名曉係梅村姪言梅村所著春秋氏族地里二志尚未刻

廿三在舟中閱子張問仁節會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豈非所謂一乎仁則一矣

七月初三到崑山于書肆中取宋史質來看王洙作嘉靖間台州人此書雖云一百卷然止十二本覺太簡

初六書賈以續南雍志來係天啓間續查經籍刻板中並無儀禮通解

十三夜夢至一所見屋梁上皆硃書文宗教條十四旂公以邵二泉年譜示我有二泉爲江右提學時所行數事頗可師法姑記于此如查生員不葬親者不許科舉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又憶涇陽小辨齋集中有論儒童考試書亦爲文宗者所當知

八月初一在園化會許伯勤名植伯勤與無錫高氏有世誼言高彙旃之履歷甚詳彙旃丁丑進士爲湖廣督學道如李中丞本晟吳宗伯正治皆其所拔士李中丞爲刻三楚文獻

廿二到常熟閱顧涇陽與羅布衣書見兩人議論一主和平一主正直因思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九月初二閱涇陽惟此四字編峴此最有功于世

十月初五自家中起程宿蘆花菴僧睦懷以玉林語錄見示其論本來面目論萬法歸一與儒者之言甚相似而實不同又言玉林之在天目每于歲除必度其所儲足供明歲一歲之飯方令衆食飯若不足則

便食粥。若有施主來。可供幾日之飯。則幾日食飯。此深得王制量入爲出之道。

初七。到館。卓先生以徐日久所著贅言借看。其書言明末利弊極切。徐係萬歷庚戌進士。

癸亥正月十七。嘉定錢子辰來。其向學之志甚誠。但觀其所自敍。則知其初未見余之前。則專信象山陽明。既見余之後。則幷信考亭。近又見得朱陸各有是非。惟從朱陸之是。不從朱陸之非。所據惟一理。又云。朱陸互相詆排。各有好高之意。而尤以陳清瀾爲非。又因夢孔子命公冶長南容授以大學眞傳。悉改朱子所定。又謂格物只在知本。而以章句窮至事物之理。爲不知務。謂二千年晦蝕之義。至此始傳。其所見甚怪僻。余一一爲辨明。未知其遷改否也。惟其自敍云。未讀書之先。歲丙辰夢許魯齋勉以務學。其時猶未知魯齋爲何人也。此則甚奇。又其詩學康節。有此志未能伸八首最好。

二月初二。到郡。會張平子。言明季作縣者。家人幕賓。皆與外人隔絕。不相見。子弟來者。卽時入內。去者卽時出境。不敢盤桓于境內。

初六。到館。卓先生言九成宮宋榻者。筆畫尙肥。今因年久糊塗而瘦。初學習之。恐筆寒。不若顏魯公多寶塔爲佳。

十五。葉石君來。言晉書李特載記中。犨字音觸。諸本多訛作二字。

三月初四。到家。巢來好生來。巢來言陳組綬皇明職方輿圖考之妙。好生言鄧州人讀格物之格爲該。前月席開宇言。北人讀蔚州之蔚爲裕。

十四。到常熟。送兩席生先入都。卓先生以常熟水利全書贈。
十六。至褚莊。大風泊舟。土人云。此地爲沈萬山莊。少西卽山涇。又少西卽爛路山涇爛路二水。皆南通泖。北通澱湖。爛路長而山涇短。日中從爛路歸。
廿四。星祐從好生處。借得考亭淵源錄來見示。此書係莆陽宋端儀初輯。武進薛應旂纂修。
四月初二。與方太翁談。言木桃卽鐵梗海棠之實。木瓜之花。卽木瓜海棠也。婦人兩鬢所插謂之梯。
四月初十。嘉興會王子和言北方有司。盜案撥補二事最難。又言于總督在直隸。則火耗之禁少寬。在江南則火耗之禁甚嚴。
五月初二。自家起身進京。
廿一日。與陳孝廉言。泰興季滄葦季開山兄弟。爲人不同。其父雖久富。然滄葦初任蘭溪。得數十萬。河東巡鹽又數十萬。狠藉異常。以惡疾終。沒後家卽蕭條。開山之家業如故。其長兄諱開生者。卒關外。家業亦如故。又言泰興與泰州甚近。而泰興獨不受水患。故其地殷富。在縣轄中。思催科之法。初到任。當與民約。三月之內不施鞭扑。使里長互相勸勉。設二等歸農票。上等許其有事得照生員例優待。欲見官長。使聽事吏先以歸農票傳報。許後堂坐見。次等許其有過驗明減等。三月之內十分全完者。給上等歸農票。六分全完者。給次等歸農票。皆以鼓樂賜酒三爵。送出大門外。完不如法者。先設立頑戶牌。大書頑戶二字。懸其門首。俟其完足。然後將此牌繳進。頑戶之家。被人打罵。俱不准告理。其又不完。然後施鞭扑焉。凡

詞訟除人命盜案外必詳開有無田產在何都圖曾否完糧如法者方進聽理其隱欺不實者查出重懲初到任時先命吏書如前法開報另立法比較次命生員如前法開報另一冊勸懲鄉紳則各以書勸其爲民倡如此庶可省鞭扑

廿八宿商家林途中見久旱田中枯槁因思北方之豐荒多由于天不似南方猶可人力挽回長民者當以蓄積爲第一事

廿九宿任邱縣途中見河間縣易知由單知圈撥之法近年屢行不但在鼎革之初豈可爲訓又見蠲免順永保河四府圈剩田土二十一年錢糧告示土人云昨日始掛小民早已完足矣此當如昔人赦後不赦前之法方善是夜始雨

三十宿白溝河六月初一宿琉璃河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橫木中間鑿爲半月形舍軸其中亦有于小橫木下爲兩足以舍軸者此即考工記註所謂伏兔也又疑車箱四旁木皆謂之軫如今廬席四旁有邊者亦謂之軫當再考

六月初二到京寓竈君廟

初三會王天市言及王中堂名熙之僕陳九鼎本嘉善人士大夫多與之往還頗有江陵游七之風

初五會曹徵之知崇禎長編十一二三此三年派在汪藻采我濟南公原稿上填不知下落藻采已改正可見公論在人初六至席館

廿四黃俞邰來言史館有文淵閣書目係宣德年間楊文貞等編但不著卷數及撰人姓名故今修明史藝文志難以爲據總裁諸公議止載元明二代之書亦不得已而然也又言文淵閣書目所載不待今始散亡當其盛時館閣諸公往往從掌者借書詭以他書還之而取其原本故閣中書之精者早已烏有矣廿五又會黃俞邰言己卯山東直指使者朱學朱係今冢宰之父死于正月初二之變然今吳門人頗有異論又言今史館論三案者大抵以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爲主

廿六盛珍示來言精膳一司自錢糧歸并戶部遂爲冷曹文夏言工部諸司皆然可見一法變必有人不便之者

閏六月初一始命僕抄考亭淵源錄初二看薛方山序中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序中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爲調停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爲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于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于象山之說亦屬調停

初四會趙無恤言禮部諸書板係祠祭司掌管然藏于庫中非奉旨不敢刷印

初九赴徐立齋健菴酌立齋言魏環老薦舉時皇上親言陸某應以江南繁劇之缺如無錫者與他做然內閣不知記此旨否此言與張主考之言合立齋又言會典今方命各衙門纂集事例將來要點總裁及纂修官然此事甚難須大有力量者方能定得即如任子一項從來武官無蔭文者自四輔臣改此例今

欲改正勢必不能滿漢人情不一大抵如斯問健菴杜預釋例亦未嘗見

七月二十赴孫屺瞻酌盛珍示同席言本朝天壇之制上帝南向太祖居東西向配太宗居西東向配世祖居太祖之次地壇后土北向則昭穆宜易位而太祖仍居東則反居穆位恐非禮又言六科中有所謂錄書者彙萃歷年所抄章奏此乃作史之本屺瞻言皇上所巡幸之地乃金之興安在古北口之外有富鄭公王沂公題咏元之上都又在其西

廿五飯于趙老師寓言高彙旃崇禎末爲湖廣提學因得罪于袁彭年爲其所劾歸平居亦不免求田問舍之病又言祭酒司業明三百年無受監生禮者鼎革後猶然有之自海寧陳之遴始

廿七湯潛菴來會嘉定張名雲章寧波萬名斯同字季野陳名亦夷來會張以徐氏書目借閱其書甚富然鄭志、六藝論、聖證論皆無勉齋、北溪、雙峯、史伯璿諸經解皆無魏鶴山九經要義止有尚書二十卷吳草廬纂言止有書易禮

廿八往會湯潛菴言魯齋遺書因修史懷慶府送至故史館中有此書想彼處尚有板也又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不知應如此乎大抵爲姚江而發

廿九周卜年以汪氏所抄王次點周禮訂義半册借閱此書雖移易古本然集諸家之說最備讀周禮者所不可少此書汪從朱錫鬯借每半板十二行約有千二三百紙徐健菴家有宋本

八月初一到選司時改新例于前廿八日先投供至初一到司唱名而已知縣一項捐納者多至八九十

人不分清濁。但以文書到部日爲先後。余名已在七十外矣。遇舊吳縣郭宏化。山東人。舊樂安縣宣文昌旗下人。舊齊河縣丞捐知縣何憲曾。張家灣人。三人雖皆捐納之人。然本心頗好。郭言壬戌進士邵秉忠之令樂安也。遇上司查荒田。邵慷慨言曰。樂安貧民。賴此荒田得免于飢。若盡升糧。必至死亡。知縣寧受罪不報也。上司爲之動容得止。樂安人德之如父母。宣言報墾田。不論俸滿卽升者。往往得醜缺。天道宜然。何言嘗力勸齊河郭令勿查墾田。郭以鄆城令不論俸滿卽升。未免有學步之意。爲民所訟而止。

初二。萬諱言字貞一來會。吳諱任臣來會。吳云。明史天文歷法五行三志。皆其手筆。萬云。修史諸公。欲覓楊嗣昌。據伊子孤兒顓天錄之言也。然楊嗣昌是。則黃石齋豈非乎。貞一後爲五河縣壬申大計以貪酷參。

初六。會黃俞邰。適遇萬季野。及其兄諱斯備在坐。季野曾助健菴修喪禮考。言之亹亹。眞博雅君子也。又言儀禮圖及通解。皆有未當處。又言明之孝慈錄。不免武人爲于大君之失。又言服制當遵時王。俞邰言吳草廬元史傳止有易春秋禮記纂言。今世則又傳有書纂言。若詩則未聞有纂言也。又言王東巖周禮訂義。前有趙汝騰序。焦氏經籍考。便訛作趙汝騰之書。又言陳北溪性理字義。附北溪集中。又言鄭樵六經奧論。有言是後人所集。又言睦欅授經圖。龔方伯已刻。問胡雲峯易四書通。則皆未見。歸寓閱石君稿。見其與胥峯書。勸其將贍祭田除輸稅外餘租年存七十餘石。積至五年。該三百五十石。又每年加息三分。又該二百八十三石。共米六百二十三石。共積至十年。則千畝膏腴之田可以坐致。噫。此景賢祠田之所自來也。後人不可不知。人苟操至誠之念。何事不可爲哉。

初七閱江南于總督謝恩疏知其年已六十七人能自勉固不在乎少壯哉

初九萬季野以其兄充宗所著學禮質疑贈我雖間有自信之過然眞博雅君子也

十一從季野處借得充宗所著周官辨非其自信尤甚

十九黃俞邰來言元史之疏略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疏略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迫于期限遂不及詳愼歟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

會徐勿箴言附龍衣船北來船中所進乃優人具也此亦時事之可憂者勿箴以捐納復職言及捐納若無地自容者其一種不自安光景亦今日所難得也萬季野又以所著讀禮通考附論來閱在坊中見監板易經註疏其略例釋文皆另刻于後

廿二會吳志伊言周禮非周公不能作又言徐總憲借魏鶴山周易要義抄錄約有十五六本又言黃氏日抄向極多今亦少矣

會張夫子言今浙東學者多主陽明爭意氣乎抑確有所見乎意大不滿于黎洲之學

廿七吳志伊來言其家有蘇老泉太常因革禮抄本又言健菴家開元禮是朱錫鬯在胡兆龍家抄得約有十五六本又言明初制度莫善于學校此建文所以多殉節之臣又言古今人一樣若上能作養自有人物出來又言薦舉之法是拔十得五之道

廿八校對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

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九月初二校到第二十卷。劉淳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未確。

九月初一校考亭淵源錄十九卷。朱子答方誼論性者道之形體。及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此更當與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參之。方妙。

十一。與徐勝力談及吳昌時。勝力極言其氣誼能引翼人。而爲其引翼者。乃反噬而詈罵之。豈足以服人哉。嗚呼。反噬者不必言矣。昌時之引翼人。可謂眞氣誼乎。此其好處。亦不過游俠一局耳。太史公游俠傳。害人眞不淺。豈特昌時哉。今之效其所爲者。蓋亦有之矣。

廿一。張武承名烈。招至書齋。與李子如諱開泰。三人同素飯。武承深以陽明之學爲不是。謂嘉隆之際。其弊猶未見。而闢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固已著。而闢之也易。其書齋中有許魯齋全書。因借之歸寓。

廿五。掣籤共十五人。第十四乃及予。筒中止有漳平靈壽二籤。而余得靈壽。會張老師言直隸守道李玠之父號君實。富而好義。居揚州。巡道吳元萊係明大學士吳甡之子。

十月初二。會兵部司務蔣起順天人。言于撫臺之薦守道董秉忠。最不滿于人。又開百姓告官之風。又讀獲鹿之獲。如吳音畫字。

初七。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恆衡既從注。唐劃鹿城置鹿渾縣。渾似當作澤。又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邢似當作祁。查一統志可見。

初九赴胡鹿起酌言其先人文節公爲湖州司理其祖日夜以慈祥廉節責文節所以能有樹立又言同年許孫荃爲通州坐糧廳始于不安命至于大狠狽又言運軍一路之費累其勢不得不虧欠

十一會黃俞邰言靈壽故少司空傅維鱗所作明史持論頗不甚正今送在史館

赴劉諱超凡酌自述其開原之政頗可觀非過言也

十二在姜西溟寓會萬貞一云顧寧人日知錄已十倍于前又云汪東川所管長編內竟未見我濟南公名字此可異也會張夫子惓惓于西北水利又云當以教化爲先

赴梅侍御鋗酌言北方自十六年以前皆有赤歷若欲稽查當取准于此

十三赴李戶部文遠酌李獲嘉振世在坐言同年邵嗣堯之令栢鄉也清直有餘而以酷敗

十四會張諱雄言福建廈門金門二所雖在海中然離岸近康熙初年蕩平之後空其地而不守海中人所以得出沒于其間耿逆之時遂爲其盤踞張首先至其地勸當事設兵守之而海中勢遂困又云澎湖在前朝亦曾建所臺灣則係土官之地其人皆裸身不似人類後紅毛國取其地爲通市之所而鄭氏又取之紅毛國然土官之人僻居山穴鄭氏亦不得而管也蓋臺灣之地鄭氏尙不能盡有紅毛國卽荷蘭國

十六會靈壽前任衡原名秦龍今改秦翰言其初到任在康熙九年正當地方極難之時有七八兩年舊欠約五千兩力請于上司停徵又請除水衡沙壓地銀二千餘

十九。華亭朱溶若始來會。言從南宮來。見其行保甲法。不點定甲首。日輪一人當之。此法最善。又境內有逃人。則諭令自首。可以無貽累地方。此亦權宜得最好。又惓惓于積穀種樹弭鬬義學諸事。皆君子之言。

廿八。赴徐諱潮席。徐勝力在坐。極言闢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述熊孝感之寄史館諸公書。言陽明非正人。其意似以熊爲過當。又述湯潛菴云。人言陽明初亦交通寧王。不知寧王一日未反。則尙是親王。以親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冒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先入。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爲冒。又言湯極不喜晚村言及陽明家庭之短。又言湯亦不喜許酉山之學。余略陳己意。然亦未能暢所欲言。大抵陽明行事之本末。非後人所能遙斷。此只當據所傳聞。疑則傳疑。可也。若其學術之誤人。則不可不辨。且陽明若無一毫好處。則當時不能動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小。惟其原有好處。所以動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大。勝力又言辨別異同。此教者事。不是學者事。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場說話。則教者亦可不必。若論實用力。則學者舉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

十一月初二。見祭酒王士禛。請增從祀疏。漢則田何鄭康成。宋則尹焞何基。明則曹端章懋蔡淸羅洪先呂坤呂柟。及明季絳州貢生辛全。其言羅洪先則曰闡良知之眞傳。其見識可知。

初五。發湯潛菴書。

十一。湯潛菴答書。大約余前書。是孟子好辨章之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之意。

十九。赴湯潛菴酌。潛菴云。日講向在啓奏後。今歲移在啓奏前。故五更卽入。講章前朝係內閣參定。今則

悉由翰林主張無所忌諱。

二十會朱竹垞因留宿竹垞言皇上每日日講後大臣即啓奏退即起居太皇太后看東宮讀書雖不絕玩好之事然不沾滯不廢政事又言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又言程朱雖妙然有日月必有衆星有河海必有細流今諸儒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爲得罪先儒如詩之鄭風亦不敢齒及古注疏所以議論最難蓋竹垞之學記誦辭章之學也又言吳草廬書纂言雖不載于元史傳而見于行狀詩纂言則曹秋岳家有之春秋纂言亦有人家有之然卻皆未見余問杜預釋例及康成六藝論則皆無有竹垞妻弟馮云在鳳陽幕中前知府高必大以報墾田加五十餘級及三年要起科則民皆逃亡墾者仍荒貽累無窮又云今大內之制使八旗婦女輪入供役朝入夕出故宮中女人甚少不比前朝多蓄怨女又宦者止供洒掃無事權此本朝制之最善者

廿八會吳志伊萬季野季野言辛全字復元高景逸極重之言其已到吳康齋地位劉念臺則謂是儒而僞者也二公之論不同吳志伊言周程張朱稱先賢在漢唐諸儒上始于崇禎十四年　會魏司寇司寇言吾輩須受得天下苦方成得人

廿九赴張夫子酌言浙東學弊在欲自立意見又言汪苕文論文必欲用翻案亦是此弊又深歎熊孝感初見信于皇上是一好機括後因一事不愼因而爲權臣所指摘遂概謂漢臣不足任道學不足信眞可惜又言孝感威儀之間稍輕所以不能無失

十二月初一赴蔣起酌言靈壽向未嘗供沙。
初二出京初八至靈壽縣初九上任。
廿二自眞定歸過衞河橋在同下木佛二邨之間即禹貢恆衞既從之衞也。
甲子正月初八往眞定見李道臺道臺極言治道貴清靜本非大中之論然今日處煩苛之世不得不如此。
十五鄉飲大賓傅維標介賓貢良猷耆賓張斗志掛酒供饌歌詩皆生員每一生供一賓或一主酒至饌至皆與之揖彬彬猶有古風。
十九到保定見格撫軍撫軍云爾放心去做官我不比慕巡撫見吳道臺道臺贈以家集又言苑洛志樂已刻成尙未刷印又言魏司寇惜不從縣令起家格撫軍亦然見李守道與言縣中灰車事窺其意不喜人說及上年之不公廿一見井陘李道臺始知昨與守道同見撫臺已言及此事守道即有護前之意。
廿二又見守道而行與言灰車之事終不決止許減二兩而已在保定會陳億此保定名士言近日修通志俱出郭棨手不甚滿人意又言天下志書莫精于康對山武功縣志。
二月初九偶思今日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
又思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言忠信徙義之意同吾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

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于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爲學。豈知此也哉。

十六。酌董子祈言旗下人許嗣印。爲蒲州知州。力于愛民。不媚上官。今爲工部郎中。又言紹興人段銳。本心極好。向資其助。

十七。借得傅掌雷明書。其書筆力頗弱。以張孚敬等置佞倖傳。張居正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教傳。其識甚卓。

張巡檢來。言紫英水精寶砂。皆出自石中。蓋石之心也。但有精粗之不同。

十八。閱明書。宣宗本紀。宣德六年二月。御史陳祚請上講大學衍義。上怒。逮下詔獄。幷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愚因思宣宗賢主也。何至于此。然則上世之君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後世君子。雖處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但孫字亦有分寸耳。

廿二。閱明書。儒林傳序曰。宋儒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晝疆而守。卽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異同之辨。伊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七十子之徒。各具一體。未嘗相詰。若沾沾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于門外。豈聖人無常克一之旨哉。陳同甫譏之是矣。傅氏此言。殊失毫釐千里之辨。其經籍志釋道書不具載。又止載天府所藏。而不及明朝人之書。殊有見。

廿八。閱明書。王守仁傳云。守仁功高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寧邸之金寶

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嗚呼惟通宸濠吾知其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餘豈盡無因安得僅指爲忌者之言又云兵不厭詐守仁用兵專用詐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耶掌雷此言抑大遠於曾子固戰國策序、蘇老泉用間篇之旨矣

四月初二往眞定初五李道臺留飯言及理學頗信姚江然知余專主朱子亦不以爲非也

十五閱明書鄒智傳智與王恕言進君子退小人及勸其先論時政後就位恕皆笑而不答此卽愚前所云邦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之意乎　又閱舒芬傳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于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禮是也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貶程子亦是此病

廿五爲靈邑諸生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文見其多云虛能生實余謂惟實能生虛虛安能生實謂虛能生實者此佛老之見也朱子無極而太極之辨專爲此

三十閱明書張居正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于此萬死莫贖此論甚卓又佞倖傳云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不能救此一段說得莊渠甚無色

五月初二閱諸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文益信老子有生於無之說爲非

初五閱明書見其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

十七奉憲往平山勘荒回自王角村渡河至故城村登趙王臺臺高約五六丈上有武靈王廟廟甚隘陋不過是鄉民所建然其來久矣臺東里許有養魚池寬約四畝

六月廿五與席生講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字與一貫之一本同但一貫之一是功夫熟後得手處此一字起手即要是徹始徹終者

七月初一守道文至不准辭平山

初三到平山初四行署印事

十一自平山縣回

廿一宿定州路上想忠恕之義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誠信是隨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者

廿六到京廿七在飯店思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于天便由于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八月初二在寓思夫子之至于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橫征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知之

又思朝四暮三與朝三暮四亦有大不同者待小人不可不知

初五會徐健菴言格撫軍之面奏由明中堂與郭臯旭之言相反健菴欲予一見中堂余辭以有縣務不敢久留京師

初六會湯潛菴余以蘇松浮糧盧課以漲補塡催科勿專敲扑及抑浮靡崇實學告之頗承許可

初七出京宿良鄉初八宿高碑店初九宿安肅將至安肅有鮑河初十到保定十一奠格撫院見守巡兩道會唐縣鄭年兄並問大茂山云是太行之隨地異名者華山亦然又言堯始封之地或云在唐縣或云在順德唐山或云在山西總是傳疑十二在王天市署中見吳柴菴寫言極喜其論韶武云權非可常用故取韶而抑武此論似得夫子意蘇氏武王非聖人論眞鹵莽矣十三送格撫軍殯喪禮大綱全差無處說起可歎可歎兩道臺止爭祭品僧道之不應走中門抑末矣是日自保定起身宿大吉店十四渡唐水而滋水已涸過定州宿明月店在店中思道不同不相爲謀之義當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磨不磷涅不淄而與之相爲謀危矣非爲所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不已故夫子告之曰不相爲謀此爲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孟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五過新樂十餘里有伏羲臺內有記云伏羲生于成紀此又有廟者想是其所至之地至屯裏邨東有沙地轎夫云此卽慈水伏流處上二十里有水下二十里有水獨此中間四十里無水屯裏係眞定縣地與靈邑南湖邨相近

十七到眞定二鼓回縣。

十月廿三讀涇野集第一卷。始知五十稱不夭。七十稱古稀。此爲衰世言之。非通論也。又知子產所謂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產之意。不過欲太叔以威繼我寬。傳者記之不詳。卻以其次一定用猛。

廿四閱涇野集卷二。知大禹思日孜孜。躬陳治水之績。不以爲嫌。與趙充國不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十一月十三寅卯之間地大震。須臾而定。是日閱欒城志云。是古鮮虞地。又云。是欒武子邑。恐武子之時。鮮虞尙未屬晉。

十五讀涇野集。送黃廣東序云。今之聽獄也。速判結以爲神。空囹圄以爲靜。遏告訴以爲威。習左右以爲察。委屬吏以爲體。納請謁以爲通。久淹禁以爲愼法。是以不中。而民是以罔措。此數語可爲炯戒。

十七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秒。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歷酉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廿一閱左傳知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註。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

十二月初七與三兒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一點誠心說耳。卽保赤子中。亦有許多事須學而能。此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　又連日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

十二。閱涇野集第二卷。陝西鄉試錄序云。論異端于漢宋。黃老爲小訓詁爲大。論異端于晉宋齊梁陳隋唐。佛爲輕。詩賦爲重。愚按亦須問是如何樣訓詁。如何樣詩賦。不得一概抹殺。

十五。涇野集卷三中。見浩齋詩敍云。自孟子後。漢時董汲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未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時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十九。封印。　閱涇野集有云。今夫史、司馬談之所肇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堯夫之所興也。其子伯溫則成其志。愚按爲人子者。讀此不可不自勵。又重刊劉熙釋名序。最好。俱在卷三中。又卷四中。如張子抄釋序。二程抄釋序。周子演序卷十三。又有晦菴朱子文抄序。又卷十一中。有朱子抄釋序。又有宋四子抄釋序。皆頗簡當。獨司馬文正公集略序。謂公任如程正叔而世不能黨。恐不當尊公于程子之上。

二十。涇野集第四卷有云。士之仕于世也。矜于先而敗于後。猶枯楊生稊。未敢必其成也。失于早而補于晚。猶枯楊生華。則亦可醜也。昔匡衡甘貧窮經。其始非不烈也。而卒以賕敗。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其終非不令也。而進以許史。可謂無初矣。此一段得經經緯史之法。又送周道通序。作法最好。紫陽道脈錄。意思極好。

廿二。涇野集第五卷云。學士君子者。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莫有過于身家。身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源。巧藝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莫從而理也。此一段最中學者之病。

廿三。涇野集卷六云。衡有鉄兩鈞石之星也。若爲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也。若爲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如使顏子之父母。不悅于簞瓢。乃顏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　又云。昔有爲吏部者嗜酒。至盜鄰舍酒。醉眠其槽甕之間。余嘗以爲濫矣。有爲從子作詩以戒者。至以酒爲狂藥。余嘗以爲隘矣。惟淵明有酒斟酌。堯夫飲喜微酡之二子者。則予所慕也。此論與余所作活潑齋記不同。

又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顏子曰。約我以禮。此看約禮卽一貫。與愚向所見亦不同。　又卷七。別東郭子鄒氏序一篇。是不磨之文。又云。凡旌者。先申舉矣。則行查。行查矣。則覆勘。覆勘矣。則核實。核實矣。則保結。保結矣。則類請。此一段可見文移之多。從來如此。丁卯十二月。又檢卷六內有送玉溪石氏序。最好。

廿四。涇野集第七卷。有贈葉敬之考績序。及柳氏家譜序。贈張惟靜提學序。精妙異常。又戴封君壽序云。公之子欲使公爲鄙人張殿中丞乎。張生于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年。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欲使公爲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于乾與景祐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按張西山欲將橫渠之父入啓聖祠。與涇野之言合。

廿六。涇野集第七卷曰。昔宋富文忠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自是羣公效法。遂改自唐以來旁唱尊重之敝習。此一段。居官者所當知。又送少參棟塘陳君序。論人心道心最好。

廿八。閱涇野集第八卷。贈鄧汝獻掌教政和序。論經義治事齋最好。又一篇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于有。卽道之妙于無。知道之妙于無。卽形之顯于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又第九卷空同李子集序。最好。又一篇云。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鳶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鳶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是見道之言。第九卷有贈中梁張公考績序。最好。又椿庭遺痛册序亦佳。又送大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最有關係。

廿九。閱涇野集第十卷。有云。淮水發源胎簪。止可濫觴耳。及潁汝渦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以孟母仉氏比胎簪。以孟子之學比淮水。謂微孟子則仉氏固戰國時一婦人耳。此論最精。又贈呂君言知

兗州序亦好。

乙丑正月朔日閱涇野集第十一卷。監規發明序。儀禮圖解序。詩樂圖譜序。可見其教人之切。又一篇云。民生之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切中今日之弊。初二見其刻橫渠先生易說序。心嚮往之。又第十二卷有云。黃霸爲郡則優。爲卿相則劣。凡以其生于自足與自怠耳。此語人當書紳。又第十三卷壽對山先生文。雖未全美。然多可取。又新昌呂氏家乘序。言宋東萊呂氏。藍田呂氏。及新昌呂氏。自唐以前本同祖。新昌呂氏。出自呂端孫誨。隨宋南遷。占籍新昌。

初三閱涇野集第十四卷。王端毅祠堂記。謝上蔡祠堂記。皆有用之文。又河東運司學進士舉人題名記。皆有關係。又第十五卷有元城書院記。有司馬文正公祠記。有洙泗講堂記。皆然。又重修東鹿縣護城堤記云。滹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秋山入衡。自靈壽入故滹沱。至東鹿滋大。說滹沱河形勢最好。

初四。往眞定會筆帖式佟機爾泰渾。問太極之義。蓋滿人之好學者也。初六回縣。

初八閱涇野集第十六卷。重建薛文清祠堂記。言文清之生平甚詳。又十七卷有仰止亭記。有修白鹿洞記。第十八卷有錢氏重修祠堂記。環谷書院記。篤志書院記。卷二十有答張仲修書。與辛侯修牌坊書。皆好。又答王端溪子德徵書云。匯澤釋禮而不考。晦翁注詩而自信。此二語似不是。又復對山書。論漆沮亦未見定論。又卷二十一有答魏子材書。又答魏少顯書云。卽日張桂正士論之所恥言耳。不見漢之蕭曹

丙魏冀黃卓魯同一傳芳千載無增減也自二十二卷至三十三卷俱係墓誌未閱

初十閱涇野集三十四卷別周潤甫語言禹之導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于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訒言參之三省說得眞妙　又有書天機感應卷後語亦好　又一篇云孔門論學惟仁爲大學仁惟禮爲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淵之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卽是一貫余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　又有別記豫之語贈謝應午語別徐子中語贈廖叔高還衡陽語贈蕭鎭南語　三十六卷有云漢陳寔周舉始皆爲掾載其明德不愧孔門之徒當時位通顯富文學如孔光張禹馬融杜欽之輩今視之高下何如也有巡撫宣府十二公傳內馬中錫王和順云是冉爲諸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按今人稱師者當時稱先生最妥

十一開印卽往保定宿靑同村眞定生員孫荀家未至靑同十五里有村曰路橋村有碑言此地在新樂縣西五十里有溝名木刀溝又名閔子池是滋水之支流孫生言在新樂城外者係派河近眞定之屯裏村者係沙河卽滋河蓋卽余上年秋間所過轎夫指爲滋水伏流之處也

十二宿定州思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十三過慶都謁堯廟廟有元郝經碑碑陰有邑人傅雲舉記言慶都自秦時分爲曲逆卽今之完縣堯母

之迹已在完縣。不在慶都。此廟自元時始有之。

十四。見吳道臺。言小民無知。犯法放過一二亦不妨。但使知有朝廷法度耳。頗有哀矜勿喜寧失不經之意。會南皮縣劉諱址。言滄州戴諱明說有學問。戴王綸王縉皆其子也。又言南皮及寧津樂陵俱有黃河古道。

十八。過定州清水河。見其木榜云。清水河發源白龍泉。迤東歸入于唐河。及考定州志。則清水河即唐河。其歸入者則滋水也。未知孰是。十月廿五。閱井陘道地圖。知滋水即唐河。其清水亦名唐河者。則俗名也。

廿四。講天命之謂性三句。覺得此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懼慎獨。則在上一個明字內。

廿八。在北紀城講鄉約。問紀信臺莫知其所由。南紀城村有生員李喬楠。頗方正。

黃大自京回。言京師東便門外。廿二日有氣自地下出。打死千餘人。房一千九百餘間。

二月初四。會崔平山。言關東人謂地六畝爲一晌。言一牛一日所耕之地也。

初六。驗祭品中有黍稷稻粱粳五種。粱係高粱。稻乃南方之粳米。粳乃南方之糯米。黍稷同一種。但黍黏而稷不黏。獨不用小米。吏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稷稻粱也。然余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是稷。所謂稷。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爲稷。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爲粳。此必是吏之偶誤。

初八。早起祭壇。因想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

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十四。看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洽。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十八。與方太翁言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

廿三。見會場問吏治策云。民有過曉喻遣之。又云。民之訟者召而質之。平其怒而止。此未知係何人語。可書紳。

三月初二。講中庸以人治人。見雲峯胡氏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意合。史氏伯璿非之者誤也。所謂衆人望人中亦有至善在。

初三。柏鄉回書來云。知統一書。有知統錄。有續錄。同門王諱錫輔。濱州人。初二來談。從西安至鄠昌。中隔關山。卽隴也。故鄠昌謂之隴右。禹貢積石在河州。在河之東。隴之西。伏羌縣在鄠昌。秦州之間往來孔道也。與禮縣接壤。朱圉山在其境內。河西俱係漢時酒泉張掖等郡之地。禹時未入版圖。若邠地及獯鬻之地。則皆在隴東。西安府地會寧安定外。卽係河套。又云。陝西西北之境。大約兩旁俱係戎落。中間止一線之路。

廿四。見明季吳勉學校刊孔子家語前題云。宋王肅註。此眞大誤。

廿八。六諭集解刊成。查會典不見有鄉約儀注。呂新吾講鄉約儀註。行五拜三叩頭禮。靈壽縣萬歷年間。知縣姜照齋鄉約儀註。行四拜禮。余從姜　里長自保定回。知灰車已經詳允。地方兩年大累。一朝頓除。

四月初一。思太王處小乙之世。當商之衰。王季處武丁祖甲之世。當商之盛。武王處紂之季。又當商之衰。皆以有爲爲時中。文王處紂之初年。當商盛衰之際。以無爲爲時中。

十四閱山東首題墨。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等字講夫子之墻。最妙。乃知墻如中庸之言絅。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錦絅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卻不可易講。墻字要求著落。猶由之瑟章堂室字須有著落也。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廿九。看左傳。伶州鳩論景王鑄大鐘悟詩所云無田甫田。惟莠驕驕。卽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之法。便爲伶州鳩甫田詩人所譏。

五月初八。見得同寅協恭。集思廣益內。皆有盡其才化其才之意。

六月初八。閱欒城志。見吾浙譚吕言。萬歷年間。爲欒城令。捐俸助民。穿磚井一百眼。後累官陞山東參政。復發俸銀二百兩。牌令小民又穿磚井三百眼。百姓世食其利。此事眞可法。

七月初三。閱元世祖紀。中統二年。頒斗斛權衡。此事今當行。

十一晚。有虹。土人皆呼爲絳音。查韻書。虹字原有紅絳二音。

十二。馬夫以穀數種來看。其所謂穀子者。有紅白黑三種。黑者粘。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粘。而指

廷中所產似黍者則謂之稷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粱穀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廿三阜平縣來勘災即往平山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爲單頭此法最好

八月初四方太翁言平湖張初任名孚吉精于易自負惟黃石齋能知我及石齋主試浙江而張丁憂遂隱不出順治中沒其遺書甚多當就其子孫訪之馮尙桓其壻也

初八看席生裴而隱文思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是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內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是周子動極而靜以下之意薛文清講動靜陰陽最明講體用顯微卻有可疑當再查

廿一季試諸生

廿二始講書于學

九月初四安肅同年李文炳來言河南新鄭縣至鄢州是往荆州之路新鄭縣至許州、郾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是往武昌之路汝寧府城在大路東又言平山崔岳宗祖崔成名本安肅人虜出關外順治年間爲眞定太守

十一曹彥範言朝廷用哈哈駒子駒子、猶言童子也又言滿音有多羅者蓋音之從唇兩旁出者也牙舌齒唇喉之外又多此一音

十月初一行鄉飲酒禮思古禮舉觶在賓主獻酢之後今在賓主獻酢之前恐未是又思今日用湯卽古太羹之意用茶卽古元酒之意

十四閱春秋纂例見啖氏所論夫子作春秋宗指以杜預何休范甯之說未盡善而獨主變周之文從夏之忠愚謂三家及啖氏皆是從損益上起見不若胡傳從三綱五常上起見從三綱五常上起見是天地位的事從損益上起見是萬物育之事

廿六閱八府地圖見順天永平河間三府與井陘道所查五府詳略頓殊卽絳水及九河故道無一字及之其疏略可知凡事眞貴得人哉

十一月十二至府以次日輪靈邑供應學院也學院發現錢買辦而本府不敢動仍派各州縣供應不惟供應買辦簿上所開列幷在內之門皂在外之承差以及各項執事不惟供應而且有使費又有不時之內票取用物件所以其費不貲一郡騷然爲上臺者不可不愼余在學院門上止言窮邑只能供內簿所開不能及其餘亦危行言孫之道也見眞定縣廣文李進光容城人有道氣

十六早至府因學院委看箭也分看武邑晉州安平三處武生新城冀強武邑三處武童十七始畢會陳子萬言有吳次尾所作剝復錄許余借抄又言正字通之好余在書坊取視之乃康熙初年南康太守廖文英所著以正字彙之缺誤者也亦分十二集然其前又云張爾公輯未詳何故見水經註查直隸之水止有淸漳濁漳易滾聖巨馬六水滾水南引禹貢恆衞既從句而其發源靈壽則未詳也

廿六悟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閱隆平志內有文昌祠記言地靈人固傑人傑地自靈譬有膏腴之田必耕而後穫非不耕而能穫也

十二月初二夢有熟讀忠獻集恥上昌黎書之句。

十二悟得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于義發出來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于利發出來無非是利。

丙寅正月十一往府見道臺始知此番計典止薦永平安肅道臺深歎世道。

見寧晉志內載王之棟疏始知徐貞明潞水客談之難據見程大昌北邊備對言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逶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蓋數千百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徑愚按今太行山之關口多矣豈止于八此是南渡人說北邊語止說得一个影十二回縣。

十九至慈峪講鄉約查保甲二十日過北朱樂村訪曹武惠墓止一平地存二石而已在松陽河之西。

二月初二到文廟省牲因向見新樂縣志載祭十哲兩廡有每位之爵有總獻之爵似乎煩簡得宜始命學中行之至冀州志云兩廡各一豕解爲四十八分如先賢先儒之數則近乎煩矣未敢從。

初三閱祭品而見以波菜當菁菹未知何據查周禮註菁是蔓菁亦未知蔓菁爲何物。

初四始至學講書。

廿五井陘周寅翁來言仇滄柱在京師見大計卓異爲余捻腕。

廿六閱知者樂水章大全朱子講體仁體字覺得身體力行之體亦有味。

三月廿一。自郡歸。閱井陘道所還傳宅史記。前有總督郎廷佐等重修廿一史敍。蓋係南監板。順治十六年重修者。內有嘉靖八年刊者。有萬歷二十六年刊者。有崇禎三年刊者。又中有劉攽等註語。

廿二。閱趙世家。獻侯卽位治中牟。瓚註。趙中牟應在相州。非鄭中牟。辨地里志之失。最是。項羽紀。宋義留安陽。索隱謂應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陽。辨師古之非。最是。

又閱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及考彤傳。則作和成。未詳孰是。

四月廿四。閱漢書循吏儒林傳。此二傳學者不可不讀。又文致二字。出嚴延年傳。致字作密字解。

廿六。閱史記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註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

閏四月十四。思昔盛時人學問未成。不敢出門。出門亦無所容。故人皆盡力讀書。今自旗下人不深講究。多收用粗鄙之人。于是文理未通之士。皆可以取衣食。竊厚利。旗下人日與此輩相與。而旗下之風俗愈壞。漢人見此等粗鄙之人。揚揚得意。亦遂謂讀書可不必深求。而漢人之風俗亦日壞。是兩相害。

十五。見保定小報。有永平府士民保留大計革職知府佟世錫者。宇內之事。眞無所不有。

廿一。閱康對山武功縣志。載姚合縣居詩三十首。不過是歎老嗟貧。飲酒看花之事。與白樂天秦中吟十首相去遠矣。至云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亦何至如此。可見胸無主張。又云。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抑何不憚煩也。又云。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尤說得不是。

廿三。閱湯潛菴黜淫祠疏。當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鰥寡。一是不畏強禦。君子之待幽明一個理。

廿四。上萬世師表牌。

五月廿二。思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也。觀左傳所云。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及蔫掩牧隰皐井衍沃。可見。又周禮載師註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是就滕之地形而言。

廿五。借張醫生家羣芳譜。其書係新城王象晉所輯。亦不爲無用。然考草木而不甚引爾雅。及漢唐註疏。覺少源委。如指飯黍爲稷。及將鄭風之荼。與邶風之荼。看作一物。皆是疏處。

數日來。看得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七月初二。往保定見于撫院。大約撫院天資好而未學。如獻海東青。念壽生經。皆是未學之故。

會霸州保定諸同寅。言土人謂澤爲淀。亦謂之甸。

初九。自方順橋起身。至清風店宿。一路泥水。僕夫況瘁。因思此皆溝洫不修之故。大抵北方街衢道路。多兩邊高而中間下。故一遇霖雨。路便成河。若使兩邊有小溝。應無此患。

八月初五。丁祭。因與諸生言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宗廟之中。安得有爭。凡一切禮文。習之不熟。呼而不應。必待再三而後動。這便是爭。

十九。思不怨天不尤人之義。眞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于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爲。久之。天

與人亦當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怍。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

十月十八。講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得公子之氣習。是最難仁厚的。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德不能到此。

廿一。講騶虞。壹發五豝。朱傳于庶類繁殖。見其仁。註疏以不盡殺見其仁。不如朱傳之大。

十一月十八。看唐風山有樞講章云。忌作晉人曠達語。乃知此詩與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大相遠。蓋惟恐儉不中禮。則虛過一生。急欲自範于禮。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蓋惟恐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荒于奢。山樞之憂深思遠。則又鞭策之。使急歸于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憂。則不至于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至于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于奢縱。

廿二。見詩經說約。顧麟士亦引魯詩世學甚矣。僞書之易誤人也。

十二月初四。回縣。好生自曲沃來。言吳江縣八都人姚襄期、姚泗夏。爲張考夫先生高弟。看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二句文。覺得此章卽是一貫道理。

好生言。明儒分顏子子貢爲兩樣學問。隱然是以子貢比朱子。顏子比象山。

丁卯正月廿一。見于撫院。守巡二道。會魏蓮陸言刁蒙吉之居家。頗不滿于夏峯。又與閱廟僧探光。言五臺秋冬不可遊。惟六月宜。然或遇山水暴發。石隨水下。其勢不可當。又多蛇虎之患。

閱畿輔通志。見物產田賦。俱極草率。

廿五宿新樂。見店上有耕犁。其身長而穹窿者謂之轅。蓋卽古車轅之制。詩所謂梁輈也。轅端有上曲處。臨耕時以橫木加其上。橫木中有鐵環。故可加兩牛。並係于橫木上。犁下有鏟土之鐵器。謂之鐴。

廿六回縣。見湯潛菴薦耿介疏。

廿七與好生言。孟子云。仁人心也。是指仁爲心。象山是指心爲仁。

看冀州志。流寓內。載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學者稱遺山先生。卒于獲鹿。遺山之號。獲鹿之卒。皆金史所不載。

二月初五。始至學講書。因爲諸生述答守道之語。守道言秀才之不通者宜黜。余謂不通之秀才。其害猶有限。通的秀才更可怕。守道問何故。余曰。通的秀才。只是做得文字好。其心只是要功名。不曾有爲聖爲賢的眞念頭。此等人根腳不正。一旦得志。在仕途上爲害無窮。自古敗壞天下的小人。多在極通秀才內出來。諸生皆悚然。

初三閱孫徵君年譜。歎近年來南方有一黃梨州。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

初九丁祭。覺得聖人屛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屛。是無刻不調其氣。故雖升堂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十三．方太翁來．言邵子昆在井陘道署中．因丁景呂言北方之學者不通．幾欲攘臂．氣質之難化如此．又可見言不可不愼．又言井陘道處父子兄弟之間最乖戾．又言丁景呂于上年八月執贄于道臺．因道臺授意于眞定．代爲具贄．籠絡甚巧．邵子昆執贄之故．不知其詳．又言井陘道好處．止有拒禀強一節．又言于撫院之惡．井陘道以出巡不遠接．不備中伏．

廿四．好生自保定歸．言魏蓮陸見王學質疑曰．此刺譏之談．不必刻．方太翁言王言遠見學蔀通辨．亦云是門戶之書．

廿七．與方太翁言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因論邵子昆魏蓮陸而及此．

廿八．覺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迹的事．

三月初二．崔湜係平山崔令姪．自平山過．言郭棨之革職．以救蔡毓榮．人甚賢之．

十二．寄開叔祖書云．匏繫山城．無一善狀．雖所如不偶．動多掣肘．然亦由自己學問不足．略將未完整頓．便當爲藏拙計．歸來再讀書．不敢望有用于世．求胸中不汶汶足矣．

方太翁言．五伯之假假在心．今人之假假在事．

二十．看詩燮伐大商．朱子以順天命解燮字註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

之講命一般是漢儒之不如宋儒處

廿七思江南均里均役之法亦因官收官兌而民便之耳若止均里均役而不官收官兌民之受累猶如故也改板圖爲活圖又從而均之皆非古法

廿八思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即主一無適之謂

廿九方太翁言行葦之卒章云以引以翼壽考維祺講家云人老則志易昏力易怠故須引翼此最切高年之人

四月初四至定州會秦州尊遂至衆春園瞻拜韓魏公蘇子瞻像皆係明朝人建不見有宋時遺物獲鹿魏雙鳳到店中會甚贊靈邑田賦志

初六早至唐城郝雪客即葬于唐城中二夫人祔于左右其制若一室不似南方人家祔葬同穴異室也上爲發券外爲石門柩從隧道入請余祀土祭文即余出名霑化李呈祥亦來會葬言山左風俗葬時搭棚俱飾以布帛有一棚費至千金者幾輔猶不至如此然紙張旌旗亦不貲又言明季左光斗亦講水利見桐城志又言講學要視躬行陽明象山皆能躬行者其意似不以王陸爲非余未敢率對思不躬行之人任其妄言無害何則人總不信也躬行之人人將奉爲模楷稍有偏僻便流弊無窮

初十至府會安平陳子萬言吳次尾有文集張爾公爲作傳次尾係其年業師故子萬家有其書又言正字通確張爾公作廑氏爲之刊而取以爲己作又會行唐言耿逸菴議論多貶駁陽明又會新河縣王益

仲極贊靈邑志方音一條又言朱子于北方之音亦有未盡合者如葉縣之葉今河南人皆讀作絜與枝葉之葉同音而朱子卻作攝音

十一見新道府後二十二州縣會于舊撫院署十二會陳子萬言吳梅村綏寇紀略敍歸德府事多不眞

會王益仲言呂新吾父爲郵小吏調和人兄弟一事眞是可敬

見說郛目中載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韓愈論語筆解吳縝新唐書糾繆金華鄭氏家範桓譚新論但不知其書全否又如大事記古今考皆列于目凡例中載何良俊一條云經之流別爰有傳註史之流別爰有志載瑣碎猥雜多不可分故陶氏悉舉之總名說郛云胡應麟一條云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尙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餘大半湮沒矣又有明季陶挺說郛續

十八閱呻吟語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于頑窒思頑是最可忿疾者千態萬狀他反要來憑我謗我我涵養稍不足忿疾便生　又閱草木子元世祖問左右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怯里馬赤者卽古之象胥今之筆帖式也此語最有味不但得納約自牖之義

十九思今人指周程張朱爲宋儒便不是是猶指孔子爲春秋人物指孟子爲戰國人物也呂新吾不免此病

五月初七查詩庤乃錢鎛奄觀銍艾錢以啓土鎛以去草銍以穫稻錢又謂之銚又作鍬又卽臿蓋卽今南方所謂鏵也鎛又謂之鋤又作鉏今南北皆謂之鋤但南狹而北闊耳銍又謂之鐮錢鎛銍皆在耒耜

之外今之犁乃耒耜之變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犁而曰耒耜見周禮匠人註疏按今犁頂鐵器及下種之器名樓者其頭上樓北人皆謂之鏵然則銚與鏵卽耜與耒三才圖會下種器名樓車

初八看絲衣章此詩朱子既不依註疏繹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尙仍註疏之舊而偶未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于門堂

十六思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卽唐之租有均徭卽唐之庸有里甲卽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雖似本楊炎卻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幷均徭里甲總入夏稅秋糧之內

十九思今州縣有二事當整飭一有司官不得認上臺爲師生一要緊册籍宜有責成如順治十四年龍邊賦役全書至內外皆不可得此大可怪

廿九至府會行唐見耿逸菴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如何策及孝經易知又言耿與湯議論頗不合

六月初九偶聞方太翁論書云遠山無樹遠水無波遠人無目于此可得敍事之法述近事者宜詳述遠事者宜略所謂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十二偶檢舊所抄譚梁生見聖編有云孟子母姓介卽古掌字反爪爲介今文廟考誤作仌慧按字彙仌字音掌註孟母姓其誤有自

十三偶見一友作生日詩云鐵漢有身經百鍊金人無口學三緘二句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曾鍊得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當言的不曾緘得不當言的

十五張學師言生員李喬楠有志古學見張江陵通鑑直解言文帝欲與民休息故不用賈生之言而謙讓未遑此最說得好

十六思孟子云先立乎大此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直解專以持志講此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內乎殊誤

二十思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幷天下熟讀

廿一看夜行燭思此書篇名多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義而月川先生一團誠意如春風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方太翁云南方蜻蛉頭草北人謂之馬齒莧谷大里趙子雲皆云然

廿二閱王覺斯集有禮記歌乃是將禮記刪本編成歌訣其底裏盡見　又有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掃除以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坐此而鴻寶石齋亦所不免卽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駁雜爲富以佶屈爲奇文怪僻而意膚淺原其病皆起于退之陳言務去一語亦可謂不善學退之者矣文運至此國運安得不亡

廿九好生逃巢端明令郎名勉字子安言張考夫教法過嚴而無法在錢厚菴家十年而厚菴之子終于放縱破家以此不滿于考夫

七月廿八思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覺不覺而無礙其爲先

覺者見湯潛菴回奏疏以薦耿介請寬董漢成二事引咎此李斯獄中上書法也少失儒者氣象

廿九與方太翁談覺因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遠慮只救得一半

少年能敬畏老成人此第一好氣象其次則將老成人忽棄猶侮猶可徵色發聲以儆之若面敬畏而退則猶侮忽棄者吾未如之何也已

八月十五看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孿本肇末設象者立爲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變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衆寡言人有衆寡難以一法治比校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合各有度焉孿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難以一法理等畮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謂權也

十八看王覺斯擬山園集其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誥命乃其所自作極其贊美當時風氣至于如此況復刻之集中恬不爲怪眞可駭異

十九仇滄柱書來知蔚州魏先生之變　聞太谷投高澹人之門下世道如此眞是可歎

廿四看王覺斯鳳凰臺記謂微李白詩則江山寂寞其沈淪于灌木宿莽也可勝道哉文人之權重不重乎然愚謂何如茂叔之于濂溪晦翁之于紫陽耶

九月初一看學部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鏡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衡平之說論顏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鏡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看花言之

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清瀾所以謂孟子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影象言

初三閱國語夙沙釐云吾委質於翟之鼓非委質于晉之鼓也韋昭註云質贄也左傳狐突云策名委質杜註孔疏云質身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者此類是

初十偶有所感口咏仲尼以微罪樂生恐潔名之句未成詩

查枘鑿之鑿音操

廿一思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三十思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獄亦有子路所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情難得非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與聖人之忠信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

十月二十思綱目序知伯之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于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敘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　又思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算不得史

廿八閱學蔀通辨終篇言周子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宜玩　又思朱陸皆以鏡喻心然一是眞明鏡一是含糊鏡

十一月初七看西涯集卷六內有非孔孟之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皐夔伊傅之功業不言有感初八閱卷七論科目曰國家稽古定制敷言之義賓興之禮取諸虞周勸駕之意取諸漢圍棘之制取諸唐糊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策罷黜詩賦因革損益萃爲宏規

十二月初一看太極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卽所謂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來是日予始有註朱子行狀之意

初四閱儒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疏淺

初五閱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所未詳卽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　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陽動陰靜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　近思錄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說之非而特載此

十一閱近思錄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云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浩然之氣四字卻括盡氣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　又思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己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十五閱近思錄不載橫渠由太虛有天之名條及一故神想以其詞未達意歟

十八。閱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蓋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个下手處。又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于前。是卽定性下手工夫也。

廿八。查近思錄橫渠心統性情一條。爲天地立心一條。皆正蒙所無。儒宗理要。卽採之。性理近思錄。而列于拾遺內。蓋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戊辰正月十四。陝西郃陽康其武來。壬子舉人。係同年康體謙之子。言同年杞縣張發辰之子開宗。甲子舉人。以理學自任。郃陽與臨晉相對。韓城與河津相對。朝邑與蒲州相對。皆隔一河。

二月十二。閱荀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俠論同讀。游字不知當作何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二論俱採。附于誅郭解之下。

廿五。思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看。這事做的是何人。這个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三月初四。方太翁查份彬斌賓四字本是一字。論語文質彬彬。說文作份份。

初六。焚蒼巖山進香紙駕于堂前。爲首皂隸修馬神廟。十九完工。

十一。思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言。不比孟子分清和。

二十。行唐兩嶺口巡檢黃學盛來。此人同伏城驛陸驛丞管畫輿圖。頗有才幹而甚謹愼。

四月初十。思皐陶言載采采。第一個采字。卽是視其所以。第二個采字。便有觀由察安之意。

十五。潘武強來談。言有張星耀者。爲戶部郎中。其弟星法爲行人。皆橫行一方。又言無錫風氣不好。如秦松齡侯果華章志。皆躭于賭。侯有類書行世。係他人筆。又言馬世奇素行。頗不滿于鄉評。賴大節而蓋。

廿一。在府見李龍眠聖賢圖石刻。有宋高宗贊及吳訥跋。石在杭州。

五月初六。好生自平山來。始見婺源志。向疑通鑑纂本。載潘氏總論。不知其爲何人。今婺志文苑內有之。字伯誠。但鑑上多稱陽節。潘氏志則稱節齋。

廿一。思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卽從事知言養氣者。工夫一分未到。一分便是義襲。

六月初七。查眞定府志。不載彭惠安查地事。是一大疏漏。

十一。南紀城等村雨雹。

廿九。查綱目書法。于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于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註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立皇后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尙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譏其非禮。恐亦未考。

閱潛確類書。見其載滹沱河滋河。絕無源委。眞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書。言卯之爲言茂也。此書乃引

之以證三泖之泖。尤誤。按泖字。疑本作卯。因在正東而言。晉人疑此爲東江。非無謂也。後人于卯旁加水耳。蓋三江婁淞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

看漢武綱目跋弛二字。跋是跋落。乃不顧利害之意。弛是弛廢。乃不循規矩之意。註不甚明。

八月初七丁燕公來。言湯潛菴因議董漢臣有大臣不能言而小臣言之一語。余國柱添朝多弊政。君多失德二句。以復于皇上。因此觸怒。

廿六。同年杭州柴煌子震宇尺階。從關東來。言出山海關往遼陽者。從閭陽驛一路。往瀋陽者。從錦州府至寧遠州。又至廣寧縣至瀋陽。自瀋陽而東北。則爲鐵嶺。爲開原。尚陽堡屬開原。自瀋陽過河而東南。則爲遼陽。自京師至山海關者。從通州三河玉田薊州豐潤永平府撫寧。見邵子昆寄柴書。諄諄勸其持準提咒。此與于撫院念壽生經。眞同一臭味。

九月初四。沈子飛霆龍來。言山東縣令。平陰縣陳良玉。聲名第一。

十三。看綱目。偶提王莽之折節下士。輕財好施。光武之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邪正不同。而同于愛民好士。

十四。邵子昆有書來。極詆王學質疑。至欲毀其板焚其稿。

十六。閱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敝。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爲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按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爲一代當考。

十七。閱潛確類書。文昌誤以漢書所載次序爲史記。

十九。洪洞范彪西寄理學備考諸書來。內有黃太沖所撰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者。海門之咎也。然陽明不曰心卽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爲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爲王學者。掩其病。

廿三。思救窮無奇策。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救窮單方。

廿九。看賈誼鵩賦。此篇喫緊處。全在幾个道字。不然便與莊子無異。

十一月初一。借李醫官不全本草綱目。此書乃嘉靖時李時珍所著。附脈學及奇經八脈。乃不可少之書。

初二。停止草豆之文。至自九月十四奉文提草豆。至十月廿九。始奉上諭傳免。官民一大幸。

初三。閱桓帝延熹三年綱目。趙岐爲皮氏長。以宦者左悺兄爲河東太守。恥之。卽日棄官西歸。可謂危行矣。惜未能言孫。以至家屬受禍。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

十五。刑部新定則例始頒到縣。自康熙十六年奉上諭改定。至是告成頒行。

廿二。讀李斯傳。以督責爲王道。以申商爲聖人。何異指鹿爲馬。

十二月初二。玩綱目。言孔北海才疏意廣。只是大綱好。細目未盡。

十一。見得亡而爲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原亦如此。此二種人。皆與有恆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以悅人。

廿三閱史記公孫宏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知其美處
廿七閱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
己巳正月初二思孟子養氣卽制外養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初六往府會晉州陳諱祖法言黃梨州居鄉甚不滿于衆口嘗爲呂晚村買舊書于紹興多以善本自與又言晚村第七子甚慧不減無黨晉州初爲石門教諭與晚村結姻其第二子晚村壻也
廿六巡道郵筒中見三河縣知縣彭鵬召對紀略
廿九閱本草載陶宏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二月初二與三兒閱綱目元康九年有邱濬論五胡一段在分註之末議論甚好然不應雜于朱子本文內三兒首疑之甚是唐貞觀廿三年改官名犯先帝諱者亦有邱濬一段甚好宋營陽王景平元年魏立天師道場下發明後亦載邱濬一段　又讀漢書儒林傳疑班固敍易獨詳而于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尙書自伏生以上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何故　又授經圖多有錯繆如嬴公是董生一派卻移入胡毋生下榮廣受穀梁春秋于瑕邱江公乃誤以爲博士江公
初五閱公孫宏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不可謂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爲之解
十四刁蒙吉之長子刁再濂寄蒙吉所刊斯文正統一部及未刻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大學論語翼註及行實

廿四閱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注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爲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爲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明

廿七閱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按整菴尊理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

三月十一陳端伯來言刁蒙吉曾有兄弟爭產之訟以此不理于口又言明史先進呈諸篇因皇上每句要註其所出之書故因此擔閣又言好色拒諫爲根本之病又言君臣之義與主僕不同當分別愚因思執笏之禮必當復然後臣僕有別

十二端伯言同年江德新之姪江之淮（字得夢）睢寧教官署縣印被參問軍精于堪輿與端伯道合有註解雪心賦已刻（坊刻雪心賦青囊經玉尺注皆差）又言人之兩腎有強弱左強者多生男右強者多生女以外腎驗之左大者左弱也右大者右弱也當用補腎藥用羊左腎引之至左又言劉誠意未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又言陽節潘氏鑑論載明燭達旦事可笑又言堪輿二字出白虎通卽天地也又言堪輿書如郭璞之葬經管輅之管氏指蒙俱被人刪壞注壞又言其鄉築墻壕之法先計其一邨之丁若干應築墻壕若干按丁而派有牛一頭者算一丁有驢二頭者算一丁所以人不甚苦（查潛確類書第一卷云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

兩日思郭解之謙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

廿三。與三兒讀貨殖傳。余謂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

廿八。呂無黨來。言四書大全。俱係倪士毅通義本子。當時草率如此。又言張考夫有家訓。桐鄉姚大野。鼓舞魏縣崔維雅之子麟。徵刊刻。又言北溪字義。無黨家有。又言晚村與梨洲不合。因爭高旦中之墓誌起。又言在福州得蔣德燝憨書。又言未發已發。是有界限的。天命率性。是無界限的。似不同。又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無黨疑敬字不屬知。余云。敬統知行。無黨又云。考夫初年不欲教子弟作經義。晚年亦教爲之。又言。考夫爲人以謙讓爲主。于老生多推以爲勝己。于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生少年往往居之不疑。反成病痛。此皆晚村所不以爲然者也。

閏三月初一。無黨從晉州至鄢陵。兩日與無黨語。思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嵇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

四月初四。閱綱目。晉安帝隆安元年分註。魏王珪與慕容麟戰于義臺。質實云。義臺在新樂縣西南。然則是義臺。誤作義耳。然縣志有義臺。又有義臺可見。讀書難以武斷。

閱漢書。董錯傳峭直刻深四字。直與深本是美字。峭刻便成病痛。

廿八。刁再濂言斯文正統。係蒙吉初年之書。故選陽明文至多。中庸孟子皆有翼註。但尚雜陽明之學。未及改定。

五月十四。看漢書食貨志。管仲輕重斂散之法。思請留起運十分之一積穀。于下年抵還。可以平市價。

六月初九。看漢書。賈誼言五學師古無注。甚疏略。

十六。看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八月十七。會傅燮謂言其家尙有朱仲福歷法折中。及耿氾樓農書。又言四川富順陳雪灘遺書甚多。

廿七。有以三才圖來賣者。係萬歷間上海王圻號洪洲所著。而其子思義字允明所續成者也。其書考核不精。且強半無益。如籩豆簠簋。止拾博古圖之說。畎田不考其所自始。而圍棋雙陸。佛老之像。詩餘之譜。皆登于册。絕無去取。其農器蠶織器什器四卷最好。

九月初一。看元史。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次焉者王鶚之于閻閻蕭斡之于孛朮魯翀乎。

初四。施行唐言。衡陽有王爾農者。名夫之。其高風文學不減王玠右。

廿四。無極人蘇善德來見。以儀封隱士李國華字光生所刊程氏讀書日程示我。與此間稍異。內有夜讀法。及果齋言讀書如銷銅作文如鑄器一條最好。乃此間刊本所無。

十月初三。劉元慧葬母訃文至。有某日作佛事之語。異哉。

初九。舊固安令江西李本宸來言。武昌守武廷适令固安時奇貪。及通州牧程俊令東安時躁酷。皆于撫軍所薦。又言今固安令郭俊浙江人。永清令陳國祝。最循良。

初十酌李代公言南城羅冠自登第後竟高尙不仕又言皇上過涿州地方官伺候甚難草料米炭之需皆自驗糧單打發故無閒費又言涿州城內驛丞衙門卽軒轅殿基

十一月初九谷大里世兄言工部主事張獻京師謂之襪子張家京口之張與之連宗頗爲輿論所譏又言余國柱徐乾學翁叔元王鴻緒京師謂之四大綞趙吉士等謂之小綞然吉士任交城平賊頗有功

十四閱斯文正統中王陽明與毛憲副書此文可與象祠記同傳

十八閱綱目見顏之推仕于高緯羣小用事之時而沾沾于修文殿御覽殊爲家訓一書減色

二十夢中體認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當與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殺胎不伐天同看愛物之仁只應如此此其所以爲無傷也覺津津有味

廿一閱蕭望之傳見其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

十二月初七在眞定見李醒齋補刻玉海可謂賢學院矣途中想堯舜之世不必無陳勝吳廣但決不至一呼而天下嚮應

十三柏鄉魏世兄荔彤送鑑語諸書來其中辨崔寔政論之非及言明條鞭之未善皆與愚見甚合

十五閱隋劉炫與牛宏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此與李謐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柏鄉鑑語皆已收入去取甚當

廿六從傅鶯來處借得紀錄彙編內有守溪筆記卽震澤紀聞也內刱去李東陽條又此書中載有水東

日記。菽園雜記。餘冬敍錄。皆是刪本。然卻甚佳。

庚午二月十九。行唐舊廣文方于勃來。係方從哲之親姪。言從哲當日因與祁詩教有舊。每事爲其所把持。因不滿于東林。又言從哲癸丑主考崔呈秀、馮銓、魏大中、繆昌期。皆其癸丑門人。

廿二。于撫院自阜平行唐至靈壽。遂至平山井陘。撫院云。余前行。取最阻撓者余國柱。

四月十三。賑事畢。自二月廿八起。日裹餱糧。驅馳深山窮谷者。凡四十五日。

五月初六。楊長班稟帖來。知薦舉之信。

十五。部文到。廿九。交印于阜平縣史匡經。

六月十六。赴部驗到。郎中梁欽搆出至司務廳驗。

七月初一。與邵子昆談師生之道。愚只以昔年不曾執贄蔚州。不敢異同爲辭。

十七。于邵子昆處借到宋陸唐老通鑑一部。是節司馬公通鑑爲之。而冠以舉要歷。及紀傳要括等。共五十二本。是宋季舉業之書。舉要歷止二卷。不知是司馬公原本否。偶檢五代紀。于後唐長興三年刻板印九經。出于馮道李愚之請。後周廣順三年。蜀孟氏亦刻板印九經。此功亦不可沒。

廿二。會山東唐夢賚言。目前朝局當以調和滿漢爲急。又云。周家享國長久。只是不管閒事。如今之登萊淮揚。皆以爲夷。又言魏璫極貪。李恆岳而成其廉。凡人擇其可受者而受之。是亦李恆岳也。嘗以此面質之。魏亦以爲然。又見其案頭有嘉靖時南宮人劉濂古樂經。

廿四萬季野同宣城梅定九名文鼎來梅長于歷法。

廿五曲阜孔尙任來言曲阜有孔顥達五經正義及孔叢子諸書板又言近日王總河開古河是欲引淮水入江。

姚敬恆言杭州生員沈志可名士則長于禮係應嗣寅門人。

廿六邱象隨來言淮安賦役全書田額之數俱係折實之數靳總河查其未折之數謂其有隱匿賴舊由單得白又言喬石林等濬海口議既上上命二滿臣會湯巡撫徐總漕問民情滿人與湯徐議不合滿臣復命竟隱而不言直至湯升詹事皇上面問始知滿臣之欺。

廿七在邵子昆寓會唐夢賚唐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唐大奇之配以女未幾童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爾此與漢武帝信欒大事相類子昆言柏鄉魏老師有一弟生而能言其前生事余因憶魏老師楝林隨筆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憑焉蓋有爲而發此最足破愚俗　又唐言皇上之惡朱方旦也以其勸順承郡王勿進兵王鴻緒結交哈哈駒子陰知之遂上疏參焉慕天顏之復起爲湖南巡撫也哈哈駒子以其江南德政歌私相看見　皇上來倉皇藏匿皇上問是何物故意支吾再四迫之若不得已而出焉遂有是命。

廿九張雲先言靳總河居家甚孝友其用陳天一也不啻符堅之用王猛天一亦有魯朱家之風其治河之功不可沒其屯田亦先經題明但壞在管屯各官之多事及包夫之夫頭今王總河開古河洩淮于江。

亦是一法。是靳所未及。但須置閘水漲則開閘。分洩于江。水退則閉閘。使北出清口。又言天一之母舅仲固存。亦係能人。嘗以巡撫事宜一册予湯潛菴。其大端勸其在二堂上簽押。以絕弊端。

八月初九。在子昆處。見衡岳禹碑云。此碑卽在長沙城外。字甚奇古。然可疑。又在塔僧子宜處。見御書金剛經。

十二。朱錫鬯來。言永樂時胡廣等纂大全。多襲取先儒之書。可見其爲小人。今宜將先儒原書刊行。庶天下知廣等之陋。又言欲自纂一經籍存亡考。又言龔氏刻陸淳春秋傳。已遭回祿。又言吳草廬書纂言。王次點周禮訂義。劉貢父春秋意林。權衡呂東萊書說。皆已刻于徐健菴家。

九月初八。松江何世澄來會。言滿人阿圖學問極好。今在黑龍江。又言新中舉人張昺甚方正。

初十。早至暢春園候引見。吏部滿司官引行。取四人從園東小門入。至皇上前跪下。卽命出。復從司官從東小門出。皇上所御屋題曰淡寧居。

十八。會中書科中書李旭升。言初行取時。太常少卿楊爾淑于陳總憲所昌言曰。此番若無靈壽。便不成一個行取了。

十九。見陳澤州。愚自敍所以不敢用師生稱呼之故。陳云甚好。昔馮中堂薦魏環溪。我曾薦王阮亭、汪鈍翁。皆未嘗用師生之禮。先輩正如此。又云。言職之難。當鄭重。今年春論章奏不宜專贊頌一疏。欲先探皇上之心而後盡言。竟不見合。可見其難。又云。忠而不見信。必其忠之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

未至吾輩當自反。

見李厚菴愚問時事當先者。厚菴云。年兄係有根本之學。任職兩月。當自知之。又云。大抵今之時。又不同于魏環溪之時。當相機而動。李吉爻本有用之才。立言稍失次序。便爲皇上所窺破。不可不慎。言及薦舉之事。辟人云。一日皇上講書畢。因問曰。今天下亦有留心性命之學者乎。對曰。今之留心性命之學者。臣所知有山東布政衞既濟靈壽知縣陸某。臣曾見陸某所作一書。實係有本之學。蓋指呻吟語質疑言也。又問陸某居官如何。曰清廉愛民。屢經大臣薦舉。固不待言。未幾。吏部爲臺班缺員請旨。遂有九卿薦舉之旨。

廿二。到部宣補四川道之旨。係二十日命下。

見于總憲。又言康熙二十五年之行取。由余國柱阻之。當巡撫出京之時。卽丁寧云。如此人不宜行取進來。是時國柱爲總憲而銓部之權能操之。

廿三。在朱錫鬯所。見通志堂所刻敖繼公儀禮集說。衞湜禮記集說。王次點周禮訂義。楊復儀禮圖。又見宋陳均皇朝編年錄要。係宋板。又見李燾長編。係抄本。

錫鬯言。通志堂諸書初刊時。皆有跋。刻在成德名下。後因交不終。刊去。然每頁板心通志堂之名猶在。

廿四。到任。　廿六。派協理山東道事。

廿七。會邵子昆。言見大司農王隰自言我昔因于總憲之薦而有今日。然止稱晚生。未嘗有師生之稱。我

今日豈可因薦人而受人師生之稱。此眞君子之言。

十月初一。太廟時享。前殿監察。

初二。于仇滄柱寓中。遇朱錫鬯。見元板黃鶴杜詩註。錫鬯言著書。必載其姓氏。採其言。而沒其姓氏者。竊也。此病起于明朝。

初四。編修晉江陳遷鶴來會。言閩中從來不染于姚江之學。惟一李贄出仕于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爲橫議。會丹徒中堂。言處今日之勢。惟正以持己。誠以待物。

初七。上幾輔民情疏。至乾淸宮面奏。

初九。奉武場監試之命。同李厚菴在地字圍較射。至十三而畢。厚菴盛稱常州楊雪臣之學。而贊閩中前輩張岳之集言及羅整菴甚不滿其議論太極圖。

十一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菴修宋元通鑑。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爲疑也。

十一。會臧介子言中州新刻二程全書。湯潛菴言其中多刪改。非佳本。

十二月十一。徐爾濟來言議孔廟位次。時徐健菴以崇禎時升程朱于左邱明之上爲非。鄭山公則以爲是滿人多主鄭議。後卒用調停。以崇禎時太學改升上而未頒行天下。今仍舊。太學程朱列邱明之上。州縣學則仍在下。

十二。子昆處借孫旬所輯皇明疏抄七十卷三十六本。自洪永迄嘉隆。

廿一邱象隨言皇上會發五車韻瑞命翰林校對此書差誤甚多又言皇上發出綱目校對係張朝珍所刻

廿二王公紳言科道舊有同起居注侍班之制自大冶在內閣時除去　又言議河工時湯潛菴面奏減水壩之弊大冶謂減水壩非靳輔之法而潘季馴之法也因述潘季馴之論甚悉上頗首肯之杜肇臻奏減水壩原係潘季馴之法但靳輔之減水壩與季馴之減水壩不同季馴之減水壩放水入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又言條陳面奏之法自熊孝感白行

辛未正月初一早起閱東林會約入朝候皇上出祭鄧將軍廟畢隨入至太后宮行禮百官在午門外行禮皇上出御太和門百官至午門內行禮畢出候賜宴

初六從梅定九借鄭世子歷學新意其書凡二大册一册內二種一名聖壽萬年歷二卷一名萬年歷備考三卷此二種卽朱仲福所謂歷法折衷也一字不差一册內一種名律歷融通四卷內二卷卽聖壽萬年歷也不過略差幾字外又有音義一卷　第一册末有邢雲路等四疏名附錄

初九周敉寧名靖來言有所著篆隸考異所見與王魯齋不同魏超宗言敉寧居喪極盡禮

初十顧貞觀來言滿內閣學士西安一名胡殿邦極好理學又言高彙旃之學不純

陳紫馭來言范浚蘭溪人卽作心箴者今有香溪集尙存

廿五會中翰孫詮係孫徵君之孫言徵君文集語錄未刻甚多保定魏蓮陸所刻止十之一耳

二月初五在朝房有橫逆之加其人悻悻自得以罵人爲能事可駭
初六奉會試外監試之命
十六至觀星臺見地平儀用二線蓋郭守敬之遺法黃赤道儀上俱有游表表上有縫可以測星蓋以代管黃赤道儀俱有三圈一爲子午圈一爲經度一爲緯度
三月初一揭曉　初二午門外謝恩至禮部赴宴
初四會徐文亦言黃太沖之在餘姚甚不滿于鄉人皆由聽信其子如因修志而欲以孫月峯行狀出首
燈籠上寫內召翰林至于瀋府縣皆其子之作孽
初九費望叔來言錢雲耜所刻雲邱藏書中有鄭氏規範今板在雙林
十三會萬季野言明史歷志吳志伊纂修者今付梅定九重修
十九唐欽文來言松江計乘赤名南陽有經濟才
廿一劉介菴席上會仇滄柱言古文淵穎板係舊文獻通考板雖出恤民之意然通考板則可惜矣又言東城兵馬指揮使鞠宸咨山東人有品
四月廿九答拜李厚菴厚菴言顧寧人之韻書梅定九之歷書皆從前所未有　又講不行不明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廿三義山叔言郭華野行取進京時曾執贄于高其參德勝也實由皇上先有驅除之意曾密商之高高漏之于徐徐卽使郭參焉徐又素惡王之與爭利復使郭參之郭商之高高素與王密力言不可郭復與徐謀幷高參之而高郭之交遂絕徐與高亦陽合而中離而王高之交則愈固徐之初得氣也亦重賂高而借其力

廿八沈樂存言高之出身甚微而其父竟儼然入鄉賢也世道可歎如此又言高微時所執贄之朝臣有反執贄于彼者又言傅之參崑山也王有力焉

五月廿二朝內遇譚祖豫言近日京師尋館者之多但知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網可歎又言數年來朝政幸有戊辰之一擴清然戊辰之攻小人者皆非眞君子所以不能服其心

六月十四在闕右門會議捐納保舉一事忽起大風波至廿二日始得寬免之旨方顛沛之時最承相愛者滿人則鍾申保漢人自同衙門各道長外如譚祖豫之計畫盤費張長史之殷勤執贄崔平山之躊躇前路皆有古人風而沈樂存之慷慨願救尤同衙門中之傑出者也與霖亦甚慫此事欲申救又廿九日楊止齋言漢軍舉

廿三會李厚菴言以持志作居敬看本朱子或問

廿五會朱錫鬯言陝碑十三經後附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二種九月初一在報國集上買得

借錫鬯處陳北溪集係萬歷十三年刊本凡五十卷內三十五卷至四十二卷並缺北溪又有字義及四書口義語錄皆不在此集內

七月初六。李厚菴來言前月十九日衙京兆面奏出巡所屬地方事。卽有祁奚救叔向之事。奇哉。厚菴又言湯潛菴晚年從厚菴處借建寧板朱子全集校對。漸有歸正之意。惜其遂沒。又言應嗣寅性理大中。內言二程不歸統于濂溪。猶陳橋之簒。潛菴甚不喜此言。謂直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又言黃石齋之學甚偏。

十二。會厚菴言孝感之學非誠其罷官之時。與大冶爲婚。而與東海爲腹心。入京住東海之宅。是誠何心。又言冉覲祖刻書太多。不免名心。其關漢壽之辨。亦辨所不必辨。又言顧寧人言。治世大官少而小官多。亂世大官多而小官少。此論最好。又言耿逸菴亦是由陽明而歸于考亭。

十八。閱陳北溪集。論孔文子。因思今世閱覽博物之士。雖品行未必端方。然亦聖人所不棄。朱子謂是天地之量。信然。

八月廿六。會朱錫鬯極口李燾之長編。言辭方山未見此書。卻作宋元通鑑。可笑。若王宗沐之宋元通鑑。則又不過掇拾續綱目成書。明人習氣往往如此。

廿八。改補旨下。

廿九。厚菴來言存養工夫該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以存養專屬靜之非。

九月初一。在報國寺見錢塘胡文煥所刻百家名書。內有秋槎錄。不過數十張。

會厚菴。其意欲以尊德性專就主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行。

初三。在厚菴席上。萬季野言。金仁山不應作通鑑前編。改易春秋經文。又言。杜氏通典中。喪禮最好。餘不及通考。通考中經籍考最好。又言考亭淵源錄。不言朱子生于閩。此不是厚菴言。劉子翬屏山。以其年考之。非親受業于程子者。又言。李習之翺。未嘗肯認韓文公爲師。又言。崇禎時。以孔明輩入孔廟。畢竟不是。又言。初見許酉山言。天下有大聖之學。有大賢之學。有大儒之學。截然三樣門戶。入乎此。便不能入乎彼。其言甚誕。又極言薛方山考亭錄序文之誤。

初九。出京至張家灣。十一日上船。十五至天津。會梅定九。言李厚菴家教子弟。先讀九經。然後學舉業文字。又言。本朝言歷者。有吳江王寅旭。其歷法高于陳獻可。

十月廿二。過寶應喬石林來會。言靳總河之河工。惟移天妃閘可取。其開中河。雖亦好。然亦因潘季馴之遙隄。

十一月初二。抵家。十八。席文夏來。訂壬申之約。

十二月初三。三兒除試。至郡寓曹園。會秋岳次子敬勝。諱彥桓。言有宋板書一大櫥。俱爲成德取去。蓋不敢不應也。又言。施約菴之門。惟孫子麟、徐敬可、計方誠爲最。又言。平湖沈次山學問。秋岳最賞之。

壬申正月廿九。赴席氏館。

五月廿四。閱時文。因思在物爲理。卽達道也。處物爲義。卽達德也。達道達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

言道不言德者蓋道與德分言之則爲二專言之則言德可以包道言道可以包德

廿六王令貽來言孝感與大冶結婚在丁內艱之後大冶百計得之初大冶欲借學統不載魯齋以中之今乃成婚姻此甚可駭

七月初七始赴虞山初九到館見健菴所刻經解此舉差強人意

十一月初二侯大年言陸翼王所著禮記集說補正徐氏以三百金買之刻在成德名下

十二月初四在館中起身初六宿唐會思輯四書困勉錄例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蔀通辨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採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同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國學基本叢書

三魚堂日記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陸隴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